

宇宙的时钟

[法] 马迪厄·卡蓝默

岳瑞译 金丝燕校

从16世纪起,世界的一个中心点,即它未开化的边界之一,开始了一次难以抑制的上升。西欧即将实现历史上首次彻底的全球化,这既出乎意料,也违反表面的逻辑,况且当时西欧在政治上还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。因为,这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帝国在一项全球霸权计划推动下进行的统治,即便某些积极参与者——16世纪的西班牙和19世纪的英国——曾先后有能力追求并达到这个目标。这倒不如说是一些激烈对峙的国家之间的一场粗暴的、血淋淋的混战,相互之间难以抑制的竞争推动它们走向扩张之路。从许多方面来看,欧洲人几乎征服了世界,但这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相互争斗。总之,这是它们曾认真做过的事情。因为,如果说欧洲对世界的统治远远不是和平的,那么欧洲内部的暴力也毫不逊色。为什么呢?这又是怎样发生的呢?

我希望在这篇文章中专门探讨欧洲人自16世纪起在与世界关系中实现的突然转变。我将通过我的专业,也就是与自然系统的关系,对其加以阐述。因此,我将特别致力于探讨农学的发展,并把它作为对欧洲人与世界关系的说明,但同时将这个关系重新放在欧洲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中。

对于这篇文章,我要求使用“思想体系的”这个修饰语,我把它理解为思想的话语意义。我并非不知道“思想体系的”这个字眼有另一个意思,即“被一种政治理论所诱导”。这种歪曲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偶然引发的结果。实际上,归根结底,欧洲真正的思想科学非常少,很少有人对这些思想怎样产生(经常是通过混合)、怎样发展和消失感兴趣。为了追溯这些思想发展的历史,必须潜入历史的长河,回顾长久以来重大的思想体系的起源、壮大、扩展和衰败,这些思

想体系有时在不为参与者所知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个人类社会,又使它们一个个解体。

笛卡尔主义帝国

20世纪,农学与过去的一切农业传统完全决裂,一种工业模式取得了胜利,出现了拖拉机、化学肥料、基因实验和杀虫剂。这个模式远远没有得到人们的一致赞同,包括一些研究人员在内的很多人拉响了警报。此后,他们的预言常常得以验证,他们的论说在当时已经清楚明了并且结构严密。但是,人们对他们的话却充耳不闻,因为他们试图阻止的飞跃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显现了。他们并不是单单与一次农学革命作斗争,而是与一个慢慢建立并成熟的对世界的看法在农学上的表现作斗争。当他们起身时,已经太迟了。

“战争—机械论”(bello-mécaniste)思想体系的建构

为了形容这个建立了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思想体系,我冒昧地创造了一个新词。“Bello”一词要求助于拉丁语“Bellum”,意思是“战争”;而“mécaniste”(机械论的)一词则要求助于建造自动装置和时钟这个意义上的“mécanique”(机械学)。为什么呢?

主要的农学思想与实践都依附于一个对世界的看法,这个看法包含了社会关系、国家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与生物的关系,可以用两个原则描述它的特点:即一切都是机器,一切都是战争。

西欧的农业计划在思想上得到了发展,也在经济、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总背景下被制定了出来。这一切组成了一个整体。

笛卡尔,一切都是机器^①

“世界是一部机器”并不是笛卡尔(1596—1650)的思想。一位名叫蒂利耶的作家(1999)列举了很多例子,提出对机器的迷恋于13世纪就在西欧开始扩散了。从技术的角度来看,西欧机械论发展的原因看似直接与缺乏成年男子和取消奴隶制有关,因为由于劳动力稀少且昂贵,所以人们用桨叶磨来制造能量。但是与此同时,一种对机器的爱好发展了起来,时钟和后来自动装置的突飞猛进清楚地

^① 读者要想更深入地研究人类对动物的构想问题,可以链接到魁北克一个出色的哲学网站,网址是: <http://agora.qc.ca>。